

触景生情

## 晒 秋

□高秀峰



资料图片

最初看到一场美丽的晒秋，是许多年前，在一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村落里。那是个十一月份中旬温度回暖的天气里，阳光很明朗，很大方地撒在农家户户的房前屋后，远远望去，人家屋顶上呈现出赤橙黄绿青蓝紫，都是农民秋收的食物。圆形的扁筐里，辣椒、萝卜、豆角、菊花、霉干菜、花生米等，晒得铺天盖地，满满当当。

这里是江西的婺源篁岭，一个近乎隐秘的世界。当地人介绍，由于交通不便，山里人很少外出。后来，年轻人大多走出去，在大城市打工，家里留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居多。我们一路走上山，曲曲弯弯的路边有几家客棧和小饭馆，里面布置得很精致，也很清静，特别适合享受慢时光。在墙角边，家门口，一排溜的老人坐在太阳底下，悠闲地拉着家常呱，显得热闹一些。小孩子们玩着游戏，他们有着自己的快乐。几只肥胖得油光水滑的老母鸡在“咯、咯、咯”地觅食，它们都是这里的主人。我则是来自山外的游客，满眼都是新鲜，满心都是新奇。常年在平原城市里生活，太缺乏这样的际遇，激动不已。

我是跟着一个摄影家采风的队伍，匆匆忙忙地闯进这里的，来欣赏山里的秋景，也是第一次知道了“晒秋”。

其实，“晒秋”是一种典型的普通的农俗现象，具有很强的地域特色。当地的老乡向我们介绍，生活在山区的村民们，由于地势复杂，村庄平地极少，只好利用房前屋后及自家窗台、屋顶架晒或挂晒农作物，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一种有些艺术特色的现象。但对于生活在平原地区的我们，看到这些远近高低、错落有致、五颜六色的“晒秋”的场景，自然感到新鲜。所以进到村落刚站稳，就已经有人迫不及待地拿出了长枪短炮，一通“噼里啪啦”地瞄准拍摄，想把眼前的景色全都收入镜头里。有的人身上背着几个相机，兴奋地跑来跑去；也有的人只端着一个长镜头的相机，在某一处心仪的景物前，静静地不动，一待就是半天。我不会摄影，只能兴奋地站在他们旁边，顺着镜头的角度向远方看去，想发现更多的惊喜。

经历了第一次的观赏晒秋，每年到了秋天，只要有机会，就总想到山里转一趟。最近这些年，乡村振兴，各

情到深处

## 特别的台灯

□沈世东

我家有一盏台灯，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台灯，因为它是我父亲亲手制作的。记得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时间应该是一九七二年，父亲从“下放”的萧县永固公社调回了蚌埠，重新回到市政府财贸办公室工作，这盏台灯就在那个年代做成的。那时候父亲工作很忙，在我的记忆中，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在家中加班写东西，有时我们一觉醒来看见家里的台灯还在亮着，便知道父亲还在工作。

说起这盏台灯的制作，我记忆犹新，因为父亲的制作过程，我都是参与其中的。比如帮着父亲扶住木板、铁管等，尽管只是帮忙扶一下材料，但当这盏台灯亮起的时候，我的心中也是充满欢喜，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。

制作台灯首先要解决材料问题，父亲通过一位在物资回收公司工作的老邻居，花了五块钱买了一根废铁管，我还记得当时废品回收站废铁的价格，生铁是三分一斤，熟铁五分一斤，父亲买的这根铁管应该在一斤左右。有了这个铁管，台灯的主要配件就解决了，父亲找来铁锯条，一下一下地把铁管长出来的部分锯掉，这样铁管就成了现在台灯的高度。台灯的

地经济不断发展，全国不少地方的这种晒秋习俗慢慢淡化。然而，在江西婺源的篁岭古村，晒秋已经成了农家喜庆丰收的盛典，也成了摄影家们打卡之地。当地人认为，秋收韵味在于“晒秋”，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。当然，许多地区的乡村也都保持着这样的习俗。这些日子，即使温度还较高，阳光明媚地照着，然而从窗外吹来的微风里，已经感到了些许的凉意，如果空中再飘上半日的雨，风更是使人从心底里欢畅。这个时候背起行囊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到山里去，到山里去！看漫山遍野的金黄，看一树一树的艳红，看一片一片的落叶，那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啊。

“一生痴绝处，无梦到徽州”。曾游过黄山的农村，去过西递、呈坎等徽州古村落。来到土楼村落——阳产小游，纯是一场意外，那里有着几百年的历史，也保持着晒秋的习惯。不过它所晒的大多是咸货：有火腿、咸鱼、香肠、鸡鸭鹅等，还有火红的辣椒、白色的萝卜干等，它们都是被细细的绳子穿起来，高高地挂在阴凉处，这也是一道风景。有一年在皖南的一个县城，我们看到当地晒的秋物都是红色的，问了当地的农民，才知道晒的是中药山茱萸，是当地的重要经济作物。听我们说来晒秋，他笑着说：“咱们这里才是真正的晒秋，有的地方那种多品种多色彩的晒秋，只不过是旅游文化的需要，或者干脆说是炫耀。”

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是喜欢在我们的家乡，淮河两岸的“晒秋”。说实在的，如果从摄影的角度来看，它可能没有多少美感，甚至显得有些土里土气，和多姿多彩的江南小镇的晒秋一比，逊色了很多。现在，庄稼人以前专门的场院没有了，每到秋收之后，田野两旁的公路边，或者是自家的房前屋后的平地上，晒得满地都是金黄色的稻子，还有火红的高粱，黄澄澄的玉米、大豆，黑色、白色的芝麻等，土是土了些，但着实让人喜爱，要知道，它展示的不仅是美丽，但的确是丰收的喜悦和幸福，还有种田人的辛苦和汗水。

我更觉得，重阳节后的晴好天气里，地里长的农作物，全在阳光下晒着，这本身就是最大的一场晒秋。有了土地，有了庄稼，有了希望，哪有不美的道理？

投稿邮箱：

4034444@126.com

诗 歌

## 微笑的水面（外二首）

□陈育亚

那天早上  
天还没有醒来  
湖面，芦苇，小船  
雨雾洗过的静逸

一个小女孩  
盯着星星看了一夜  
等来了模仿后的  
第一次捕鱼

爷爷潜水捕鱼去了  
她成了独立船头的渔翁  
蓝天，碧水  
斗笠，鱼篓，新鲜的气息  
轻松的笑声那么亮  
一圈一圈的银光  
荡开了神性的涟漪

记 忆

一些记忆，适合忘记  
或者理进土里  
每一次回到村庄  
都在屋后的菜园里  
撒一层土肥  
疤痕处，细心平复  
然后栽一些菜和花

## 古 琴

□冬 晓

在旧时的光影里  
你总是，侧身而过  
像个沉睡的美人，静默

终有一天  
如风的长者  
轻抚着，你的身影，你的弦

弹着胡笳十八拍的，急切  
像清风明月，畅行在夏夜

## 暮秋游雾都重庆

□石建文 石泽略

其一

草木知秋不久归，  
雾都秋色今安在？  
云海茫茫夕阳时，  
一叶飞舟日归来。

其二

秋风萧瑟天气凉，

土厚了  
人老了  
按住，或者丢失  
翠绿，花开的时候  
只记住了  
曾经吃过的美味

雨

深秋的时候，想起  
多长时间没有听雨了  
只记住了雨的长相

雨打在琴弦上，  
像仙女的秀指  
弹奏了爱情音符  
欢喜的心荡开甜蜜

雨有时稠密，稀疏  
有时清脆，浑浊  
都是天籁的乐曲  
一群白鸽围着我起舞

我拿来美酒  
玉杯，竹筷  
一盏风，一碟月  
和细雨共饮

生活小景

## 故乡的桂花

□徐可欣

故乡的桂花树开了，带着馨香绽放；故乡的外婆近了，怀着满腹思念……

夜晚，远远便看见了那个瘦小的身影，踮起脚尖张望着什么。走近些，外婆拿着手电，照着我前方的道路。她笑得开怀，连忙迎上去接我，记不清多久没有看见她了，我望着她，瘦小的身躯却直直地挺着腰板，头发梳得很平整，却被白发覆了大半。仍是青色的棉绸，现在，我已不用抬头便看见她斑白的双鬓了……外婆竟是如此苍老了。

秋风拂面，惊动十里桂花。猛地抬头，发现故乡的桂花开了大半，月光拼命地把她那份清辉泼洒而去，那片金黄在昏黑的夜晚显得耀眼。色更深，味更浓，花更盛了。儿时，记忆中的外婆总是端坐在桂花树下，缝制着香囊，将香囊里塞满桂花。而我总喜欢端来一个小板凳，坐在外婆身旁，满脸期待地望着她，静静地听外婆诉说以往的故事。外婆告诉我，桂花开了，到秋天了。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，春天播种，秋天必然有所收获。我与外婆并肩走在小巷里，桂花开

浮世心语

## 我是一棵坚强柳

□张 斌

五十年前，我本是母亲躯干上的一根枝条，在一个疾风暴雨的夜晚，我被狂风从母亲的身躯上折落下来，而后被山洪冲击到一个河滩，随后被靠近岸边的一块大石头挡住了，从此我就在这里安下了家。

刚开始，我满身泥泞，奄奄一息，是一只八只脚的大螃蟹把我从泥潭里扒了出来，我全身刺痛，却无力挣扎，当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撬动第一片叶子的时候，才发现是那几只脚的家伙正在啃食我的躯体，原来是我阻碍了它那以往畅通无阻的通道了，它异常地烦我，除了撕咬我的皮肤，还有一个劲地把我向河水里推，但由于我枝枝叶叶，不管它是怎样的努力，最后也没有撼动我的存在。

之后，洪水渐渐退却，我便昂起了头，在微风的帮助下，甩掉全身的泥水，努力地向下扎根，过了大约半个多月，我便脱去了衰败的外衣，长出了属于自己重生的第一片新绿，渐渐地我开始枝繁叶茂起来，长成了一棵体态修长的杨柳，周围的小草和小花不停地向我招手，我第一次感觉到生命伟大，并为自己坚强而摇枝欢呼。

螃蟹也不再烦我，我却成了好邻居，它把我当成了它的避难所，我们相依为命，它每天在我的掩护下捕猎、进食、休憩、吐泡泡……也是因为我的存在，它才一次又一次地躲过强敌的捕获。我也经常能吃到它吃下的残羹剩饭，我努力地生长，努力地壮大自己。寒来暑往，春来秋去，我也习惯了现有的生活方式，既不想与小草争葱茏，也不想与大树比高低，密密的细枝、长长的柳叶就成了我生活的全部乐趣。

一天，我正在春日暖阳下舒适的晒着太阳，一头肥壮的大黄牛从我身边经过，看着我枝繁叶茂的姿容，忽然停下脚步，张开它的血盆大口，一下子把我的全身裹进了它的大嘴里，然后用力一提，几乎给我来了一个连根拔起，我痛不欲生，瞬间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到了终点，在一阵剧痛中，我失去了知觉。

当我再次醒来时，时间已经来到了盛夏。原来，我的好邻居、好伙伴——螃蟹，它一直没有离我而去，而是每天都在不厌其烦地给我“医治”伤口，在我残留的根上积攒了一堆厚厚的小山似的食物残渣，我的伤口处已经长出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树瘤，偶尔已有一两个新芽从树瘤的中间冒出。

当我再次醒来时，时间已经来到了盛夏。原来，我的好邻居、好伙伴——螃蟹，它一直没有离我而去，而是每天都在不厌其烦地给我“医治”伤口，在我残留的根上积攒了一堆厚厚的小山似的食物残渣，我的伤口处已经长出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树瘤，偶尔已有一两个新芽从树瘤的中间冒出。

我是一棵坚强柳，也是一棵自信柳，我不能负了自己，更不会辜负那位看中我的园艺师。

清 香  
任 志 刚 摄